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張泰

文選卷五十八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沈約宋書曰文帝元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瑾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元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漢帝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反粤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於長寧陵禮也龍輁卬纚離綍容翟結駗龍輁以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徙於祖廟也軸輁軸也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軸馬天子晝之以龍也桯餘征切䡞詩曰纚縏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輴車曰綍甫勿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宜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幨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駗言㳄行也鄭玄詩箋曰駗兩騑皇

塗照烈神路幽嚴皇塗吉制故曰照烈神路凶飾故曰幽嚴皇帝親臨祖饋

躬聽宵載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輴車辭祖禰也飾遺儀於組旒淪祖音乎珩行珮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縷縫之旌旗以為丈飾旌旗以銘功也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鷄鳴后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毛詩雜佩以贈之毛萇詩傳曰珮有珩璜琚瑀琚音居瑀音禹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以招之重晦周禮曰大朝覲王設次席黼純又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鄭玄曰褘衣畫翬者也褕畫鷂者也褕與鷂並以招功降輿客位撤奠殯階降輿謂祖載之時柩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

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者也引柩乃命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史臣累德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賜之命為其辭也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入升伉儷之道皆有物象有所依憑毛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左氏傳曰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劇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

圓精初爍方祇始凝言天地始以也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郭璞子言注云爍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

昭哉世族祥發慶曆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

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秘儀景胄圖光玉繩秘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容光而升玉繩廣雅曰圖度也沈約宋書曰宋有玉繩殿昌暉在陰柔明將進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坤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率禮蹈和稱詩納順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毛詩曰于以采蘋又曰于以采藻鄭玄毛詩箋云蘋之言賓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爰自待年金聲夙振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論語曰子夏問曰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馬融曰絢文貌也

象服是加言觀維則詩曰象服是宜又曰言觀其旂又曰彔嘉維則

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悖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方江泳漢動謠南國毛詩序曰文王文道被於南國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泭也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謂少帝之時陛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東都賦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

用集寶命仰陟天璣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

為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

釋位公宮登曜紫闈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閒王室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魏明帝苦寒行曰修德于紫闈八月自懷柔

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尚書曰允迪厥德

孝達寧親敬行宗祀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毛詩序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進思才淑傍綜圖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

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國語伶州鳩曰詠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

壼政穆宣房樂韶理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禮記曰古者天子后立於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

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管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

坤則順成星軒潤飾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黄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

德之所屆性深必測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卞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數

下節震騰上清朓側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鄭玄曰朓猶條達也條達疾行貌側匿猶縮縮行遲貌

有來斯雍無思不極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傳曰極中也

謂道輔仁司化莫

晰之逝切按韋秀四言詩曰乾道順仁坤道尚冲思玄賦曰死生錯而不齊雖司命其不晰說文曰昭晰明也

象物方臻，眂視祲告沴靈細切按周易曰九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眂祲鄭玄曰祲陰陽氣相祲漸成祥也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

臨莅不和意也

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李軌曰天下太和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帝猷丕顯廣雅曰融朗也委世棄世也

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椒塗室亦取溫暖除惡氣也

戒涼在殡二弋杪秋即穸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殡三月而葬說文曰殡瘞也楚辭曰靚杪秋之遙夜禮記曰冢窀制國

用必於歲之杪左氏傳楚子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埋也窀之倫切

霜夜流唱曉月升魄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禮記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八神警引五輅遷跡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周禮曰巾車掌王后之五輅

嗷嗷儲嗣哀哀列辟嗷嗷已見上文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劉騊駼玄根賦曰致垂涕以為墀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

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哀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歔淚感今惟昔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廣雅曰首向也漢書曰後從吏二千石之家於諸陵非獨為奉山園

僕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悲悴散若流兮子虛賦

曰按節未舒鄭玄毛詩箋曰服中央夾轅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遥酸紫蓋眇泣素軒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素軒猶素車也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書曰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悲以競讙廣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蘇曰戎夏交捽也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啟自先塋將祔于某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凡人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饋奠明帝崩未謚故曰某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謚南郊祖已見上文翠帟舒皐玄堂啟扉張協禊賦曰翠幕蜺連張銜呂司徒誄曰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修夜彌長俎徹三獻筵卷六衣杜預左氏

傳注曰徹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禒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鷺輅而撫心周禮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柩路柩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正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鷺總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其所居曰長信宮也身隔兩赴時無二展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路曰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旋詔左言光敷聖善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干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遥緒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

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在秦作劉在漢開楚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帝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肇惟淑聖克柔克令克柔已見上文毛詩曰令妻壽母清漢表靈曾沙麕慶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占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鄭鵠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麕慶已見上文爰定厥祥徽音允穆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光華沼沚縈曜中谷毛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又詩序曰葛覃后妃之德也詩曰葛

之覃兮施于中谷

敬始紘綖教先種稑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稑之種而獻於王

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川流已見上文揚雄書曰賢女聲芳於蘭茝

先德韜光君道方被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干寶晉紀文帝遺吳王書曰韜神光福德久勞于外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

于佐求賢所謁無詖毛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顧史弘式陳詩展義班婕妤自傷賦曰顧女史而問詩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干寶晉紀總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十亂斯俟四教罔忒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忒差也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貽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也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公宮南國並已見上文軒曜懷光素舒佇德光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增曜素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也劉歆有曜歷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薨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違背也方年沖藐懷袖靡

依尚書曰肆予沖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抱也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皇帝哀策文曰昌暉在陰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楚辭曰蹇將憺予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帝遷明命民神胥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國語祭公謀父曰至於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於鬼神乾景外臨陰儀內缺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后治陰德也空悲故劒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璋瓚奚獻禕褕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玄曰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璋瓚夫人所執又周禮注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禕褕已見上文馮相告祲宸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京賦曰馮相觀祲典引曰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貽厥遠圖末命是獎謂顧命令祔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曰秦晉之間相勸曰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豐沛謂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苞宇宙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記曰舜葬

於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鮒隅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

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鍐亡犯於松楸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閒安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

望承明而不入兮庱清洛而南遊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籍田賦曰清洛濁渠

繼池綍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禮記曰飾棺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荒之爪端若今承霤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依柳毛詩曰造舟為梁

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分背迴塘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

藉閟宮之遠烈兮聞纘女之遐慶

毛詩閟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晉中興書褒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采蘋采蘩已見上文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號也慕方纓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枚衣一篋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郭有道碑文 并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 漢書太原郡有介休縣 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 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虢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韋昭曰咨謀也 建國命

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髙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號字也先生誕應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黄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于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蘧伯玉之行也孫卿子曰枸木必將待隱括烝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括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遂考覽六經探綜圖

緯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也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禮記子事父母冠緌纓鄭玄曰緌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覈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也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

祛猶去也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辟猶召也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以告巢父馬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名於天衢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曰建寧靈帝年號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乃相與

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先民有作又曰德音不忘令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與引曰扇遺風搖芳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毛詩曰顯顯令問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玄廣雅曰玄道也純懿淑靈受之自天毛詩曰有命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

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書若其試矣

匪惟撫華乃尋厥根

法言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

宮牆重仞允得其門

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懿乎其純確乎其操

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洋洋搢紳言觀其高

音告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

棲遲泌丘善誘能教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猶召也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泰太常趙典舉泰有道並不應召或為台

降年不永民斯悲悼

尚書祖乙曰降年有永有不永爰勒茲銘摛其光耀韋昭漢書注曰摛布也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黄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曰許昌非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易通卦驗曰太皇之先與曜含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兼資九德總

修百行尚書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孔安國曰亂治也擾順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善誘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使夫少長咸安懷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其為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孝經曰進退可度

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論語子貢曰惡徼以為智者惡訐以為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

德務中庸教敦不肅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
成政以禮成化行有謚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
禮成民是以息爾雅曰謚靜也
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周易曰樂
天知命故
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地之
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交不諂上
愛不瀆下周易曰君子上交
不諂下交不瀆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周易曰君
子見機而作
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
告老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
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老致仕者
也四門備禮閒心靜居尚書曰賓於四
門四門穆穆大將軍何公司

徒袁公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授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前後招
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紆佩金紫光國垂勲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也每在袞職羣寮賀之袞職謂三公也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皆舉手曰潁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

未躋 方言曰躋登也 慭於文仲竊位之負 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 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 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 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 時服素棺椰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 周易曰用過乎儉 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嚴歎知名失聲揮涕 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 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 范曄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 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 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人鈞命決曰五嶽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耀天不慭遺老俾屏我王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漢書有儒林傳傳曰郁郁乎文哉論語文也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

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世之才含光醇德為

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犬戎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塟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太僕緦麻設位哀以送之喪服傳曰緦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之緦者縷細如緣也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遠近會塟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翊穎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翊為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直用部大掾

以成時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生也榮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乃作銘曰峩峩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微言圮絕來者曷聞微言已見上文幽通賦曰將圮絕而罔階論語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毛詩國風文喻仕於亂時也命不可贖哀何有極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褚淵碑文并序

王仲寶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爲中書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所以子産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氏傳曰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隨武既没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没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公諱淵字彦回河南陽翟人也微

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庚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

爰逮兩漢儒雅繼及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廣見聰明智達也

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侍中衛將軍薨贈太傅元穆侯

德合當時行比州壤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時莊子曰行比一鄉

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滿若冲字林曰冲猶虛也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弱冠已見上文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義王隱晉書曰汜勝之穆敦九族蔡邕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金聲玉振已見上文

鄭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宇乂寧孝敬淳深率由斯至毛詩序曰成孝敬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淳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盡歡朝夕人無間言禮記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見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逍遥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劇秦美新曰逍遥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音徽即徽音也毛詩曰大姒嗣徽音韻宇弘深喜愠莫見其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猶於己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

宏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顗綜覈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

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鶡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在君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班固成帝贊曰臨朝淵默

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國語曰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

遐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主

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三輔決錄曰平陵竇叔高以經術稱摯虞曰叔

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馬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萇詩傳曰茂無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祕書郎掌三閣經書三輔故

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光照諸侯風流籍甚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願馬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馬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以父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父湛之驃騎將軍喪過乎哀幾將毀滅周易曰喪過乎哀孝經曰毀不滅性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服闋除中書侍郎鄭玄禮記曰闋終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效一官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敎毗佐之選妙

盡國華 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數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 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 韋昭漢書注曰銓稱錘聲類曰銓所以稱物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詔曰選曹銓管人材 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 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欽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 泰始之初入為侍中 裴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刃火帝延湘東王升御坐立為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 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

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天步初夷謂弑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鵲尾洲道淵諸軍選將帥以下勲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寬碑曰統父三軍以清王塗答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後漢書崔駰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緝和也緝與輯同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其箴曰銓管人流品藻清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賞不失勞舉無失德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君舉不失德賞不失勞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崔駰武賦曰假

皇天乎簡帝心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祇之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祇祇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郡雩都縣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予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殁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之越人禨之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

不失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漢書曰井方一里久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吳興衿帶實惟股肱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頻作二守莅

加蟬冕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左氏傳郤至之辭已見上文明皇不豫儲后幼冲沈約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彧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遽伯玉之行也弘二八之高謨宜由庚而垂詠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為

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太宗明帝也左氏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詩小雅文也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左氏傳曰隨武子曰蔿敖為太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說之以為當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

疾之重因心則至蕭子顯齊書曰淵遭庶母郭氏喪㙞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朝議以有為為之魯侯垂式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存公忘私方進明準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弘化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屬已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三公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内侮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宜戎韋昭曰三季桀紂幽王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稱兵

內侮

桂陽失圖窺窬神器 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屯遜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杜姥宅宮省恇擾於是城內分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曰狄㓂窺窬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覦同

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 湛方生詩曰鼓棹行遊賜吳都賦曰振蕩汪流曹子建責躬詩曰建旗東岳子虛賦曰岺崟參差日月蔽虧

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 興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曹植任城王誄曰矯矯元戎雷動雲阻楚辭曰雷動電發

鳴控

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隣宗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周禮曰太宰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鏑流乎絳闕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晋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尚書曰殲厥渠魁而餘黨寔繁宮廟憂逼餘黨謂杜墨蠡也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國語曰戮力一心貫達曰戮力并力也盡規已見上文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太祖齊王也可謂德刑詳禮義

信戰之器也 左氏傳曰楚子救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 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劒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 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无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詔曰灑落成勳固秉謙挹 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 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 毀瘠如初 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 莊子曰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與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 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 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

馬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馬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顔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

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雞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嗣主荒怠於天位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

彊臣憑陵於荊楚沈約宋書曰荊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左氏傳鄭王子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

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往寔

正論曰及其出也是以濟世寧民也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潘岳賈充誄曰使夫疑廟定於神算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愼子注曰甘寢安寢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居子民山川沮澤也兼授衛軍戎政輯睦齊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關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卒乘輯睦事不奸矣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順帝諱准字仲謀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邸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弼諧允正徽猷弘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曰君子徽猷小人與屬樹之風聲著之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臧榮緒晉書曰裴秀字秀彥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國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終言之寅亮已見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大啓南康爰登

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衮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躬遂冲旨改授朝端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冲旨降損盛制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馬五載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劉琨勸進表曰是以帝嘉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蕭子顯齊書曰

三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賓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婣音因故能騁績康衢延慈

哲后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鄧耽郊祀賦曰伊皇母以延慈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出陪鑾躅入奉

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峻曰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雒書天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為杼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

餐餐美也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王廙思逸民賦曰左披文以遺話講六藝之宏教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晉書劉劭有酒德頌列仙傳曰涓子作琴心三篇曖有餘暉遙然留想曖溫貌莊子曰曖然似春遙然留想所慮者深也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恩有如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為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荀悅申鑒曰主怒如秋霜肅肅焉穆穆焉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今子為上卿辭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

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乂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蔿敖為太宰擇楚國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雍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又辰禽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增給班劒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三十人持劒焉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蒯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也又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位尊而禮卑居高而

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人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晏嬰既往

齊君趨車而行哭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擊騶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匡慟於下鄭玄禮記注曰恇恐也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言萬國同戚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劒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虛已以遊當世不能攖其度莊子曰方

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已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也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蚊虻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忘乎我其在我邪忘乎彼何暇計乎人貴人賤哉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葺宇營丘園周易曰無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謝慶緒答郗敬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

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蹕之眇默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曰二離揚清暉眇默遠貌也楚辭曰路眇眇兮默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輿人誦之曰子產若死其誰嗣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禮記衛孔悝鼎銘曰公曰叔舅予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毛詩曰高山仰止補衛顏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其辭曰辰精感運昴靈發祥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若蒼神之精同據而與齊木德故曰辰精春秋佐

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豈通於制度發祥已見上文

元首惟明股肱惟良

言君咸辰精而生故曰惟明臣咸昴宿以生故曰惟良也尚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天鑒璿曜踵武前王

言君能鑒照璇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璣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

欽若元輔體微知章

言臣能欽順元輔大臣之義體微知章而匡贊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涿邪山文曰眈眈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彰

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因心則友已見上文

觀海齊量登嶽均厚

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芒芒海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恣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衆山之邐邐莊子老聃曰至

人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五臣兹六八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武公誄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兹六內謩帷幄外曜台階帷幄已見上文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顗曰三公上應三台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阮嗣宗勸晉王牋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如風之偃如樂之諧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我帝典緝彼民黎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率

禮蹈謙諒實身幹南郊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曰履道尚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左氏傳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衡館衡門之館也眇玄宗蔞蔞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蔡邕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雲浮孝經鈎命決曰雲委霧散嵩構云頹梁陰載缺並見上文德猷靡嗣儀形長遞音逝德猷令德徽猷也儀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秋緯注曰遞去也悁悵餘徽銜洋遺烈楚辭曰心悁悵以永思久而彌新用而不竭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文選卷五十八

文選卷五十九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陀

王簡栖　姓氏英賢録曰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郢州題云齊國録事叅軍琅邪王巾製

益開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斟也漢書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論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人切斟勾愚切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是以掩室摩竭用啟息言之津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

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處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毘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毘耶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彝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

之致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之不可以已其在玆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鬷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笱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則稱去聲謂所絕形乎彼岸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矣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

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盤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盤為彼岸

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乘無言無不乘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象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

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盤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學地佛常敎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見涅盤勝鬘經曰意王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住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耶韓康伯注曰蘊淵奥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周易曰入于幽谷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馬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于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熈釋名曰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㝚秀相風賦曰故無來

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鬘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一音稱物宮商潛運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尚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憑五行之軾拯溺逝川僧肇論曰馳六通之神驥乘五行之

安車五行五乘天竺言行此言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請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啟八正之平路坦衆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於是玄關幽楗感而遂通玄關幽楗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啟善楗易關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離楗玄風暖以雲頹字林曰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遂源濬波酌而不竭遂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也

行不捨之檀而施去聲洽羣有夫心愛衆生而行捨者則增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為不捨以慈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衆相離則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盤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及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勿照之明猶

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導亡機之權而功齊塵劫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幾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辯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為塵一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時義遠矣能事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盤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

脫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　惟怳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　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怳惟惚王弼曰怳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言復歸于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兮其無繫汜汜乎其無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　荅賔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為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涅盤經曰

佛以千疊纏褁其身積衆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盤經說世尊向熈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盤于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盤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曇無羅讖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陵夷已見上文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叅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

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失計而不

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贊明也竝振頹綱俱維絕紐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頹綱既振謝莊為沈慶之荅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紐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凉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虬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竝現順機不偏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僧肇曰真際實際也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我皆拔濟之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劉虬曰菩薩圓淨照均明

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之師已見上文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

竝勒丹青之飾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公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陁立十三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朝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威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從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畫功金石圖形丹青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

出家西域人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歳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苻堅遣吕光西伐破龜兹乃將什至凉州姚萇已殺苻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凉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苻丕後還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苻丕後還吳入襄陽南遊荆州欲往羅浮届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

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趣涅盤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漻灪浩汗又曰濬滐濩渭蕩雲沃日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烏迴翼於高標揚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東望平皐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壁擁錫來遊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壁東觀漢記馮衍說鮑叔永曰行珪壁其行東修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

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涅盤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范曄後漢書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漢書臣瓚

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鷙陸嬉龍鼉水處班荊蔭松者久之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廕也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沈約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覬音冀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周禮曰薙氏下士二人鄭玄曰薙翦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

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　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　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　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衆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者也　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　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曹植擬九詠曰徙勤躬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　纂修堂宇未就而沒　國語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僧徒

闃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周易曰闃其戶闃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椽榱也榱棟也可為長太息矣漢書賈誼曰可長太息者此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格天光表之功弘啟興復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是以惟新舊物康

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頀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頀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頀湯樂也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粵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即位改為建武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楚

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

政肅刑清於是乎在

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

蕭子顯齊書劉諠字士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

智刃所遊日新月故

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

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

乎迦葉荅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人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

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

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庀

匠耳

徒揆日各有司存

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

亘丘

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西都賦曰修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移王逸曰逶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䧿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姿寶相永藉閒安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閒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說記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令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言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

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

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劭美也敢寓言於彫篆庾髣髴乎衆妙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其辭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涉器千名合靈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蚑行喙息蠕動蜎蜚根生浮著含靈咸壯陸機鼈賦曰總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淳源上派澆風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澆淳散朴淮南子以澆為澆音義同

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字林曰黷持垢也杜木切愛流成海情塵為岳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日積亦見多為惡日積亦多也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佗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與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虯曰能仁哀此忍土俯來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乃睠中土聿來迦衛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來胥宇迦衛已見上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文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殷鑒四門幽求六

歲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啟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惟是為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閒處菩薩即拾藁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亦既成德妙盡無為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頗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城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

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瀑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修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誡子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頭陀經曰令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耆山廣運給園多士

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

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

鳳凰來儀文殊已見上文毛詩曰魯侯戾止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

象正雖闕希夷未缺

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酒闕漢書音義文穎曰闕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於昭有齊式揚洪烈

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畧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

釋網更維玄津重柵

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溺喪於玄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柵檝也音裔玥泄切叶韻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二行也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說文曰睨邪視也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衡霍為堆阜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池膴膴武亭皋幽幽林薄毛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上林賦曰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茲一人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眷言靈宇載懷興葺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葺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葺蓋屋也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桷杜預曰刻鏤也

毛詩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誄曰鳳凰立翥象設既闢睟容已安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門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于心色睟然見于面盎于背 睟潤澤之貌桂深冬燠松踈夏寒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夏寒爾雅曰燠煖也神足游息靈心往還瑞應經曰佛已神足適鬱單日界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禰衡顏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慜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籙次相代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籙圖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

也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毛
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蕭子顯齊書曰太祖
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
畧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
前代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
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讖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公含辰象之秀德
體河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
之精仁明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

風雲之智故叶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立行可模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宮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泳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

瀆之紀于地傅子曰二漢之臣燗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孳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語顔回曰仰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適者乎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涖事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畧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阯

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貫達國語注曰簡畧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水德謂宋也左氏傳王孫滿曰令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旄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龕取也深圖密慮衆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智不可不深圖也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周書

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烈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也

起子聖懷發言中旨

晉中興書王款上疏曰導動靜顧問起子聖懷

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

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遊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容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蘭桂有芬清暉自遠

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罹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

帝出于震日衣青光

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

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顔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方軌茅社俾侯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王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楊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儋人之爵遂荒已見上文雲野雲夢之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為難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恊隆三善仰敷四德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沖恊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

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

獻替帷扆實掌喉脣

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扆帝座也禮記曰天子負斧扆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脣

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

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如絲已見上文

前暉後光非止恒授

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耶

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

職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越絶書曰吳王書闔廬如得子胥以為上賢無異乎聖人也出納惟允劍璽增華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書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劒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戲納言是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檮戭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五絲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班固漢

書引詩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姑蘇與壤任切闗河與壤猶與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維揚皇基所託此蓋闗河之重泱泱大邦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綜注曰殷盛阜大也令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頃畒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内也韋昭曰積土為封限全趙之袪服叢臺方此為劣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大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兖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

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兹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

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論語讖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干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撫同上德綏用中典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

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讞掾以占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

雖春申之大啟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申

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啟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饑死攸到表賑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

夏首藩要任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衿帶中流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地殷江漢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尚書曰九江孔殷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三江名吳都賦曰徑路絕風雲通西通鄾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鄧南鄙人杜預曰鄾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穎川邵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是惟形勝閫外莫先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閫外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閫

門限也

建麾作牧明德攸在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王曰文王克明德慎罰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綦母邃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鄷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漢亦滿之螻蟻之穴亦滿之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史記皐陶曰邇可遠在茲鄭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

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竝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

于海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

遠無不懷邇無不肅 阮嗣宗勸

晉王牋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

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遺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

表六條功最萬里

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寃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

居官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寛為郡内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繦屬不絶課更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

還居近侍蕪饗戎秩

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

候府寄隆儲端任顯

魏畧曰中領軍中候之官也漢書曰延康置故漢北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顧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録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氐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

升降二宮令績

斯俟 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中領軍太子詹事 禁旅尊嚴主器彌固 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邑總齊禁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禹穴神皐地埒分陝 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皐袁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江左以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 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孔皐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 淵藪萃萑蒲攸在 尚書曰令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 貨殖之民千金比屋 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 郛墉之內雲屋萬家 徐幹陳情詩曰躑躅雲屋下嘯歌倚

華楹屋
或為畫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漢書
曰王
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傰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
王鳳薦遵徵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
間盜賊肅清蘇
林曰傰音朋渤海亂繩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龔遂
為渤海太守問曰
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
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
以便宜從
事上許焉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緬出
為會稽太守漢書曰
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
曰陰修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
後漢書曰威令
神行征艾朔士誠恕既孚鉤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
孚大信也漢書曰
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
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

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術為距也

不待赭汙之權而姦渠必翦

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召見諸偷酋長數人因貰其罪犯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賊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假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醋偷長以赭汙其衣吏坐里閭閱出者有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曰殲厥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

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

歌録曰鴈門太守行曰外無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

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哀矜已見上文

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

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

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顧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趙岐三輔決録曰茂陵郭伋為潁川化如時雨摯虞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改一州典五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也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将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鄭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侯後拜潁川太守老弱啼號塡道又曰

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期年

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漢書曰何武為兖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内大守徵入為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

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

崤二崤也雍州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

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

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頴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

蠻陬夷徼重山萬里

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

木柵水為夷狄界也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阨小則俘民畧畜大則攻城剽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畧畜産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畧強取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史記曰攻剽椎埋掘冢皆為曰用耳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𢧵謂發冢也慠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從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窬伺國瑕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魏志臧洪荅陳琳書曰秋風揚

塵伯珪馬首南向

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

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

永明八載疆場大駭

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朐山左氏傳沈尹戍曰吳新有疆場之駭國語曰昔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候騎至甘泉京師大駭

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

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揚旆漢南非公莫可

蕭子顯齊書緬為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

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

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遄征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李尤武功歌曰思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

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漢書音義曰躅迹也牛酒日至壺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失義犬羊其來久矣漢書名臣奏曰大尉掾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漢書曰蚡謂韓安國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賊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畫任崇置水之情弘郭伋待

期之信東觀漢記曰龎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韰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韰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一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久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

金馬還之雛雉必懷豚魚不爽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衛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也椎髻鑿首日拜門闕漢書曰尉佗魋髻箕踞淮南子曰三苗鑿首卉服滿塗夷歌成韻尚書曰島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瞱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詩傳曰具俱也疆民獷俗反志遷情

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駒駼與李子堅書曰吏民彊獷比屋爲賊獷古猛切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蔡彤爲遼東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留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藩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菑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菑蝝蝗弗起豺虎遠跡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駞馬不敢南牧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諜賊反間爲國賊者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遼東蔡彤擊之虜大破不敢復

闚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過秦論曰振長筴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

而遘疾彌留欸焉大漸

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耕夫釋耒桑婦下機

曹植荀侯誄曰機女投杼農夫輟耕

參請門衢竝走羣望

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也

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霣

颯然吹木葉落貌

男女老幼大臨街衢

潘勗荀彧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

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

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

音邑里相違

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竝求入奉靈櫬落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䠍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讚曰羊祜薨贈太傅南州以市日聞喪即號哭罷市對而為言遠有懃德尚書曰惟有懃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蕭子顯齊書曰緬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詩曰萬人顒顒仰天告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

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戕曰舉國顒顒歎慕盈塗**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請惟幾而彌固**左傳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

登庸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痾綿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世祖武帝臧榮緒晉書賀循箴曰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寬譬見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樊修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憑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若此移年癯求俱瘠改貌爾雅

曰臞瘠也與癯同渠俱切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次也毛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如兹毛萇曰振自也及俯膺天眷入纂絶業蕭子顯齊書曰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絶業分命懿親台牧竝建尚書曰分命羲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牧見上文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蟹悅之麗篆籀

之則法言曰令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悅李軌曰鞶帨巾也喻令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如繡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融曰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澤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撫僚庶盡誠德之容交士

林忘公侯之貴辨亡論曰接上盡盛德之容吳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遊士林虛懷

博納幽關洞開鄒潤甫為諸葛穆荅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幽關已見上文西征賦曰胸中豁其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干寶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荀氏家傳曰荀或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會不憖留梁摧奄及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豈唯僑

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僑子産也左氏傳曰子産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舂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死舂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羖而云蹇叔未詳潘沈之旨凡我僚舊均哀共慼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夭折之人更生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思所以克播遺塵敞之穹壤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露盤頌曰敞之天壤以顯元功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天命玄鳥降

而生商毛詩商頌文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鷰往視之鳴若監監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鷰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鷰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三仁去國五曜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本枝派別因菜命氏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子孫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揚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揚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從謂從蘭陵

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頌

自兹以降懷青拖紫

解朝以夕音拕紫朱丹其轂

崇基巖巖長淵瀰瀰

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孛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也

上高皇赫矣仰曆乾顧

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景皇烝哉實啟洪祚

毛詩曰文王烝哉瀋岳羊夫人謚策文曰光啓洪祚慶流萬國

喬

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命世已見上文應期誕德絕後光前應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咸德超前絕後幾以成務覺在民先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位非大寶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爰始濯纓清猷濬發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曰乃涉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

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惠露霑吳仁風扇越陸機謝成都王牋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涉夏踰漢政成期月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適于漢期月已見上文用簡必從日新為盛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我有芳蘭民胥攸詠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羣夷蠢蠢巖別嶂分爾雅曰蠢動也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莊子曰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乎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迴首

請吏曾何足云封禪書曰昆蟲闓澤迴首面內漢書曰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昔聞天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也彼蒼如何輿山止簀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止簀已見上文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斯民曷仰邦國殄瘁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齊殯晏平行哭致禮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擊騶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過耶趙徂昌國列邦揮涕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

燕惠王疑毅毅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弟 左氏傳伯州犁謂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哀感徒廣慟興雲陛 左思七畧曰闔甲第之廣袤建雲陛之嵯峩

階毀留攢川汎歸軸 禮記曰君殯用輴攢至于上鄭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棺以龍輴叢不題湊象椁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輁也

競蓋野奠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 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 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

東首塋園即宮長夜 廣雅曰首向也漢書

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宫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逝川無待黄金難化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鐘石徒刋芳猷永謝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顔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法施女也

任彦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修鴻納之共遯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

復有令德一與之齊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

欣欣負載在冀之畦音攜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傳曰臼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

待如賓居室有行亟聞義讓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殺我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衰曰臣亟聞其言矣亶訓丹陽弘風丞相蕭子顯齊書曰嶽晉丹陽尹悅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導之後也籍甚二門風流遠尚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肇允才淑闈德斯諒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閫門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蕪沒鄭鄉寂寥楊冢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楊冢參差孔樹毫末成

拱 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五味㯿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

暫啟荒埏長扃幽隴 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獄卒之後王氏宗合之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于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五十九